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文學

好文

頌美

文學

夫文以成天下之化學以通聖人之業是故有國者知
教所繇興文足昭也執之以為要道行之以為大政炳
然煥乎信可觀矣自三國既分六朝更王純粹攸鍾賢

明間作乃有耽玩墳史奮揚藻翰或賦詠傳於一時或著譔流於冊府乃至博通異學深究玄理專精靡懈成乎素業蓋江左文物之盛繇乎上之所好也其或溺雕蟲之巧昧經國之圖屑屑然緣情是勤屬詞以亟君臣相尚寔以成風波流頽靡宕而忘返斯其弊也東魏北齊頗有章句之學亦并紀焉

吳大帝嘗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竝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

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
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
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
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
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
謂老而好學不自勉勗邪

景帝休年十三從中書郎謝慈郎中盛冲受學休銳意

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嘗辰出
夜還

宋文帝好儒雅博涉經史善隸書

孝武帝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

前廢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往往
有辭采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
衛瓘所注論語一卷行於世帝寬仁待物才學之士多

蒙引進叅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
嘗自臨聽又嘗造皇業頌通國風辭天符頌明德頌帝
圖頌治兵大雅白紵篇大雅

南齊太祖年十三受業於雷次宗治禮及左氏春秋其
後關康之尤善左氏春秋帝為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
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帝甚悅寶愛
之在位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
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梁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
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嘗至戊夜造制旨考經
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
毛詩春秋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
疏凡二百餘卷竝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
皆奉表質疑帝皆為解釋天監初勅何佟之賀瑒嚴植
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凡一千
餘卷帝稱制斷疑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性

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
古今詔誥銘誄歲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歷凡諸文
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嫻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
莫不竒妙

劉孺為太子中書舍人常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
孺與張率竝醉未及賦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
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簡文帝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

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歎曰此子
吾家之東阿讀書則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章
篇辭賦操筆立成博綜羣書善言玄理雅好題詩其序
曰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
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
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
寶連璧三百卷文集百卷竝傳於代太清中侯景謀反
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累有啟聞而

中領軍朱异阿諛承旨以景立孤寄命必應不爾朝廷
不為之備及寇城門内外文武咸尤之太子制圍城賦
其末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
排玉殿之金扉贊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
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
盖以指朱异异因慙憤發病卒先是文士王融謝朓沈
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
復踰於往時帝初為太子時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

亦無所游賞止是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所未聞吟情詠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

則昔人為非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盡格則未之
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
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
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
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
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
類方六駁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
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

玉徽金鈇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
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
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
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
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近如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
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斗逸
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之子建一共商推
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
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
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元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
云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
異帝好學博總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辨敏速冠
絕一時著述詞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

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
講數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
韜金樓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江州記
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
文集五十卷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
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畧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
各伺一更常至達曉嘗眠熟大鼾左右又睡讀失次第
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夏楚雖戎畧殷

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遊手
嘗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初劉孝綽
為廷尉卿坐携妾入官府免官時帝出為荊州與孝綽
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咏性情比復稀數
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繇斯而作想
摛屬之興益當不少雖地紙貴京師彼此一時何其盛
也近在道務間微得點翰雖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
至此以來衆諸屑後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

女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坐幙不休筆墨之功
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
竟譬夫夢想溫玉饑得明珠雖愧卞隋猶為好事新有
所製想能示之忽等清慮徒虛其情無繇賞悉遣此代

懷數路計行遲還芳禮

遲音雉待也

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

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搞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
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
宮雋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賢

楊厚賀純也李固為
荊州聞厚純以病免

歸薦於天子 徐璆之奏五郡徐璆為荊州奏五郡守有盛污者案罪 威懷

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

知二偶達聖心爰有退居素里却投窮閑類楊倫之不

出譬張摯之杜門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

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繇

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于幼南

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通獻笑少酬褒誘

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

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
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楛懷音矧伊人
矣

後梁宣帝嘗幼而好學善屬文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
五卷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
明帝諦機辨有文學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
小乘幽微竝行於世

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姚察有疑

悉令刊定後又善作詩及隋兵渡江猶作詩不輟及朝
隋文帝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

東魏孝靜帝好文每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沈
雅有孝文風

北齊廢帝為太子時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
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
莫不歎美

孝昭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文綵篤志讀漢書

後主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

好文

夫率性異稟雅意好文服勤先聖之道潤色偏方之業
聞諸國史真可尚也或加禮上庠廣集儒雅或會文華
觀妙著聲詩偃素風於人上流徽猷於域中與夫樂在
畋遊勤於宴喜量德比義我無慙焉

吳後主建衡中薛瑩領太子少傅後主追歎瑩父綜遺
文且命瑩繼作瑩獻四言詩三百餘言

宋文帝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玄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孝武孝建初檀超坐事徙梁州牧宣威府叅軍帝聞超有文章勅還直東宮除驃騎叅軍丘靈鞠為員外郎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堦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明僧暲僧紹之弟亦好學孝武見文吟誦其名時人以

為榮

明帝時丘巨源以文學為時所知使參詔誥引在左右
南齊武帝時顧歡卒帝詔歡諸子撰歡文義三十卷

梁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劉苞及從兄孝綽從弟
沈吳郡陸倕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
前後其賞賜不殊帝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
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

袁峻天監初為鄱陽王恢都曹參軍擬揚雄官箴奏之

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奉
勅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張率為祕書丞天監四年三月禊飲光華殿其日河南
國獻舞馬詔率賦之率時又與到沆周興嗣同奉詔為
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為工

周興嗣善屬文高祖革命奏休平賦其文甚美帝嘉之
擢直文德壽光省是時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勅興
嗣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者興嗣為

文每奏帝輒稱善

到洽與從弟沈齊名洽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華光殿
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洽辭為工賜絹
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嘗竊議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丘遲字希範高祖時待詔文德殿帝著連珠詔遲與群
臣繼作者數十人

劉孝綽為水部郎中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

任昉等言志賦詩

到沈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
待詔其中使校墳史詔沈通籍焉

盧柔初為後魏賀拔勝荊州大行臺郎中勝敗南奔于
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高祖覽表嘉其辭彩既知
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

元帝時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
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陳後主時姚察為吏部尚書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
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雅心奉上事在
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
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不休
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嘗曰我姚察文
章非唯玩味無已故是拈匠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三臺成帝曰臺成須有賦楊愔
先以告魏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壯麗作者咸不

逮焉

後主頗好諷詠幼穉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
理否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蘭陵蕭放
及晉陵王孝武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
圖畫帝彌重之後復進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
參軍顏之推同入撰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
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
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弘文

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

之推後為黃門侍郎與中書侍郎李德林同判文林館事

頌美

夫善則稱君人臣之道也頌以揚德有司之職也自王澤下流詩人攸作莫不述宣盛烈褒贊耿光使休德清英久而彌劬繇是道也秦氏以降迨于六朝或以威武旁暢或以遊巡博覽或景命之始集或嘉瑞之薦臻繇是羣臣文士思揚懿範亦乃將順德美追蹤雅頌俾茂功徽烈清明不泯淑聲餘裕彬蔚可觀斯亦風雅之亞

也是皆推愛君之分竭為臣之忠拳拳而不能自己者
焉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鄒魯縣山在其北

立石

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至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

近神靈也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

禪梁父

禪闡廣土地也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

或梁父皆泰山下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

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

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

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
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
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為治夙興
夜寐建設長吏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
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隔一作融靡不
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
竝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

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捐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

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
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
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
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亥倫侯
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

卿王戊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
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
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
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竝一海內以為郡縣天
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
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

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
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
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利無
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
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
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守縣之中守守宙
縣赤縣
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

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
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擒滅六王闡并
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
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
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旅誅
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復一作優

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服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
一太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彼諸
產久竝來田久一作一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
儀矩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佗時
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定平海內放逐蠻夷
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

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
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
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
追首高明秦聖臨國詳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
別職任以立典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
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合衡縱行為辟
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

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
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

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

省一作非

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
無非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
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吳大帝黃武八年夏黃龍見遂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牙在中軍胡綜作賦上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竝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謹考尋先典籍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艷宮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給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

薦裕休徵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輝
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冕瑰瑋於運
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茂以尚茲臣不量卑情竊慕擊壤
有作相杵成謳近又預白鳩之觀目玩竒偉心歡盛烈
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極庸陋不足發揮清英敷讚
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三極
協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
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暎休祥輻湊榮光載慶星辰昭爛

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穗合柯翻
翮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頰揚鮮帝畿匪仁莫集匪德
莫歸慕從儀鳳栖閣蔭闡蒸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
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
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
年之暮提心命嗇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
靈臺不遐有固

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

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天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關化虧而禎物著明者也有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靈山淵効寶伏惟陛下體乾統極休符襲建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首獻改緇之羽河祇開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重譯歲至符瑞月臻前者躬藉南畝嘉穀乃植神明之應在斯允盛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

述汾陽經始靈囿蘭林甫樹嘉露頻流版築初就祥穗
如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
津預覩冥慶不勝抃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
足稱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
應合從在今猶古天道無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
區宇四民均極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
睦萬邦允釐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
王知夙叡嶽茂淵虛因心則括令問弘敷繼徽下武儷

景宸居軒制合宮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由
舊典思燭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陽有藹景陽天淵之
涖清暑爽立雲堂時起動物斯生植類斯止極望江波
徧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構甘
露春凝禎穗秋秀含滋匪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歷英
數朝降及重華何扇清庖鑠矣皇慶比物競昭倫攸典
策被此風謠咨臣六蔽任兼兩司既惡仲袞又慙鄭緇
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闕令辭又中領軍吉

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曰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
傾方闕時亨始顯緜狀既章鳥文斯辨於皇聖辟承物
既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
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徙體瑤光德正
巨星垂采景德立慶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
貺弗彰鳳明丹穴鸚起西湘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
窮陰儀刑鍾陽治人奉天乃勤乃格黛米倣載高廩已
積嘉禾重穆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穗合毫

榮區蔭斥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繆網帝
終撫謙繹思揚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
虔羞頌祉推功登徽獻詔恩覃隱賦賞延荒徼河順謙
夷山華嶽曜憬琮賈賁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
茂對咸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
知化工式我王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

九月白鳩又見中領軍沈演之上表曰臣聞貞裕之美
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拒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

鶴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績世教清鳥紀治
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渙朱微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
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觀闕序白質黑
章充物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
自遠毳翰歸飛姿性嫻淑羽貌鮮麗既聞之先說又親
覩嘉祥不勝藻怍上頌一首辭不稽典文乏采章愧不
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有
括其儀時惟皓鳩性醜五教名編素丘殷歷方昌婉翅

來遊漢錄克鞞爰降爰休於顯盛烈叡慶遐傳聖皇在
上道昭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押於地神豫於天
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芑丹鳳栖郊文騶儷跡同
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
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
圉刑厯頌興理感迭通雉飛越裳鷺起西雍蒸然戾止
實兼斯容一茲民聽穆是王風

梁武帝天監元年既受齊禪周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

美

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太子洗馬王規獻新殿賦其
辭甚美

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太子率更劉孝威上頌其辭甚
美

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帝觀之甚有喜
色宣城同左常侍虞寄上瑞雨頌後甘露降于士林館
中褚脩獻甘露頌帝嘉之

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

陳高祖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宣毅府錄
事兼記室參軍顏光獻甘露頌辭義該典高祖甚奇之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崇祀 弭災

崇祀

古者天子祭天地禋六宗四方山川迨夫七祀凡有功
及於物德施於下生民仰賴靈眈昭達苟非此族靡著
于典故周禮之法所以馭神洪範之政厥用成教非鬼

而祭謂之謫匱神乏祀必速禍聖人之制祭祀也不亦重乎雖嬴秦彊暴祠官罔廢八神致享稍異古制孫劉跨據舊章克舉宋齊而下咸有司存牢具珪幣隨時損益自非至誠明德或增慢黷者耳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

騶魯縣也
嶧山在北

東游

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

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

謂其衆神異如其天之復齊也

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

菑南郊山下下者

下下為窟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竝出蓋謂此也

二曰地

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

時

名其祭處曰時也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曰兵主

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齋之西境也

東平陸縣名監其縣之鄉名

四

曰陰主祠三山

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

五曰陽主祠之罍山

之罍山在

東萊垂縣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在東萊長廣

皆在齊北竝渤海七

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

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

最居齊東

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在齊東北蓋歲

之所始

琅邪臺在渤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

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圭幣雜異焉

秦本記云犬戎敗幽王周東從雒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

帝偕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僭於

郊祀君子譏焉

三十七年十一月出游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

浮江下觀藉舸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江水至會稽山

陰為

刺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蓋在餘杭也

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

二世襲位下詔增山川百祀之禮

蜀先主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
都

吳大帝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祀至太元元年十一月始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

宋高祖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祀南郊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辛丑祠南郊

文帝元嘉二年正月車駕親祠南郊

三年帝西征謝晦幣告南郊

四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

二十年正月辛亥祠南郊

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

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滅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戒嚴之日二郊廟祀皆已遍陳其義宜以牲告南北二郊詔可

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詔可

三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車駕祀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車駕祀南郊

六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

七年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充二州丙辰詔曰江漢
楚望咸秩同禋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
流訓烈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蘊雲呈瑞羣
光宋道朕竚蹕止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
遣使奠祭

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酉詔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
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考擇十一月嘉吉詔可

四年正月己未車駕親祀南郊

六年正月己亥詔自今可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北郊

九年正月辛丑車駕祀南郊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二月辛卯祀

明堂

東昏侯永元元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梁高祖天監四年正月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
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
宮廣設輜輶耀路非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

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是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八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九年詔曰祭祀用洗匱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親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臣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匱

十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酉祀明堂

十二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四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十六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十七年帝以靈威仰耀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共五帝別有明堂之禮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神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神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為

壇

天監中太常丞王增崇以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祀王增崇又曰

風伯雨師即箕畢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

師自是箕畢下
隸兩祭非嫌

十八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丑親祀明堂四月改作南北郊

四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丙午親祀明堂

六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巳親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辛亥親祀明堂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五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七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辛丑親祀明堂

中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辛酉祀南郊甲子祀明堂

陳高祖永定元年即位初車駕幸鍾山祀蔣帝廟

二年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乙巳親祀北郊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未親祀北郊

二年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車駕親祀南郊辛酉車駕親祀北郊

五年五月辛巳車駕親祀北郊

廢帝光大元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

三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九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北郊

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十一月祀園丘

武帝二年十一月祀園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既受魏禪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

二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園丘以神武皇帝配

八年八月庚辰詔曰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剗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

同如在

孝昭帝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園丘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丁丑祭北郊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辛卯祀園丘

武平二年正月己巳祀南郊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兩浙錢鏐奏鎮東軍神祠頗有靈驗救災祈福人民賴之特請封崇賜號為崇福侯

十一月福建王審知奏閩縣界砧碕里古廟祈禱有靈鄉閭父老皆有陳請望賜封崇遂名之曰昭福廟

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太廟命有司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於是太常禮院選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修飭以河南尹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鎮定助修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於秋冬別選良日

七月詔曰祀典之垂有國之大事也如聞官吏慢於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史疏其條件以聞定詳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於南郊奉勅西都宮內修造尚未畢功過此一冬方當絕手宜令于來年正月內選日申奏十一月太常禮院奏選用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充車路法物使時以執儀仗將軍輅皆武士故

分二將以董之。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維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祖。辛卯，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月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三月，遣宰臣薛貽矩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宰臣于兢薦享太廟，並赴西都。甲戌，車駕發西都。庚辰，至河中府。分命羣臣告祭山川靈迹。

七月甲戌詔曰朕自膺眷佑勉副樂推三載于茲多難未弭但蒙靈貺每竊休徵致稼穡之有年乃陰陽之克叙昨者以災興右地叛結左馮連邠鳳之克狂據關河之險固王師纔進逆黨生擒寸刃未施重門盡啓以致元凶自遁道壘皆降賊除不出於決旬兵罷匪踰於一月而况時當炎暑路涉惡山風迎馬以納涼雲隨車而不雨功因捷速而免滯留非眇質之敢當賴上玄之垂祐合申告謝用表精虔宜令所司擇日親拜郊祀

八月詔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常規朕
自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災祥互降
於域中慮於告謝之儀有闕齋虔之禮宜修昭報用契
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拜祝訖
聞奏

九月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
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聞奏是月禮儀使奏今據所司
申奏稱日內十一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今

參詳十月十七日已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
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
一點自大內出於文明殿受宰臣已下起居自五鳳樓
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
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已下班
以候至帝升壇告謝是歲降制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祭
法所標禮經尤重其齊心必至備物精臻方感召於神

祇乃降通於福祐近者所司祠祭或聞官吏因循虛破
支供動多虧闕致陰陽之失序仍水旱以為災每一念
思實多凜若宜加提舉用復敬恭湏委元臣以專重事
自今後應在京四時大小祀及諸色祭祀竝委宰臣貽
矩專判躬親點檢無令怠墮有失典常又詔以所率官
僚俸錢修文宣王廟分一半修武明王廟

四年八月車駕西征次于陝命宰臣杜曉祭華岳并禱
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于競赴西都祀昊天

上帝于園丘

乾化元年北巡迴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齋香合祝板告祭于孟津之望祠

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逢攝太尉行事

弭災

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南面之君寅威靈命側身戒

懼又曷嘗不消咎徵而道善氣者自孫吳崛起保界川
險劉宋乘勢再王江左迨夫朱氏垂及千禩其或天象
謫見五行愆度早暎昏墊風霾蟲蠹交作害物震驚下
民而能虔恭夕惕克謹天戒修補闕政申嚴祀典惠綏
矜卹稽衆詢事斯亦徃聖罪己之道春秋勤民之旨焉
吳大帝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德過奉
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
各厲精思朕過失無有所諱

宋少帝景平元年以旱詔赦五歲以下罪人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詔以陰陽愆序求謹言

八年三月大雩

六月旱故又大雩

閏六月遣使者省行獄訟簡省徭役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月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焦北鄙孀妻懷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摧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

如其節遂令災精損物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太
官供膳宜從賤徹近道刑獄當親科省其王畿內及神
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訊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請
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謫賀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
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後廢帝元徽元年京師旱詔曰比亢序愆度留熏燿畧有
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疾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
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

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頌下州郡咸令無壅

南齊武帝即位詔曰水潦為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
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

梁高祖大同十一年正月地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
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陳高祖永定三年夏久旱閏四月丙午幸鍾山祀蔣帝
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宣帝大建十二年三月己卯以旱大雩壬午雨

梁高祖開平二年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
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遂命庶官遍祀于羣
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五月己
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無雪今春亢
陽致為災沴實傷墾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
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項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
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分合在荆楚乃令
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

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
法吏舞文銓衡既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
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貽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
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州乃令長吏
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
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於神祠靈迹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已下禱於社
稷諸祠

四年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
臣分拜祠廟

八月車駕西征己巳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
分禱靈迹既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悅

九月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鼎門趙光逢祠嵩岳
十一月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
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
分往祠所止風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
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庚寅制曰兩漢以來日蝕地震
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今茲謫見當有咎徵其令列
辟羣寮危言正諫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丙子
復憫雨命宰臣分往蒿華祈禱

十一月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
事為之帝憂民重農猶以足食足兵為念爰自御極每

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
師長各奉表賀焉

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於望祠祈
禱

二年正月甲申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羣望祈
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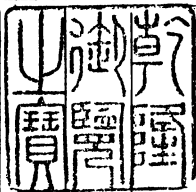
二月癸丑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
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

三月丙午帝北巡次至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攬龍祈禱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四月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勅近者星辰違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

五月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疎理訖聞奏

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競赴中嶽
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
壇風師雨師九宮真人委中書各差官祈之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至
六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宗儒 宗釋老

宗儒

昔魯哀公聞仲尼之對終身不敢戲儒言加信行加義
故以區區小國與周升降蓋能重聖人之教而保世延
祚者也彼孫劉而下咸裂壤分王歷世綿久非獨山川

之阻甲兵之利誠亦典刑不忘風教可尚也至若崇建
學館紹封聖緒增嚴祀奠申禁丘隴以至詳延國胄優
其課試精選鴻儒職茲講授其或親臨閱聽推之宴賜
皆所以敦尚素業潤色政典考之遺籍斯可舉矣

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
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潛竝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
掌舊文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正月詔立都講祭酒以教諸子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可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等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宋高祖初鎮京口與鎮南將軍臧燾書曰頃學尚廢弛

後進顏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繇戎車屢警禮樂中
息淫夫恣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勵風尚此
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
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京
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
想復弘之

永初三年正月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弘風訓世莫
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繇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

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旂卷舒
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
器訓誘之風將墮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故老竊歎於
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
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
選脩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
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

學監總諸生時國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何尚之
立玄素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
立文學凡四學竝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
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
給甚厚

十九年正月詔曰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
教學之為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
之軌度盛王祖世咸必繇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

均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啟庠序而頻邁屯夷未
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
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

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
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後可速議繼襲於
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
寇亂黉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
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

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二十三年九月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人十月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觀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竝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

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
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
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馮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
怠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真塏厚給祭秩
大明五年八月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藻正樂職
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實同和文以均
節化調其俗物惟其情故臨經釋奠煥乎炳發道喪世
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

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嚮風慕義化民成俗茲焉
時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是歲豫章王子尚領
會稽太守帝使子尚上表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
一人學生即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
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叅侍文集應
對左右於華林園講周易嘗自臨聽

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克之置東觀祭酒

訪舉各一人學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
言五部陰陽者遂無其人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正月詔曰夫膠庠之典彛倫攸先
所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氓庶納之軌儀是故五
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歷受圖志闡經訓
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
泮宮永言多慨今闕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

慕義便可式遵前准修建學敷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時立

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還取王公以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勅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三千里為限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曰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教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繇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弘典謨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懼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

四年三月國子學講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

絹各有差

七年正月詔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
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
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
至乃響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
草今學敷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
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詔曰嘉肴停俎定芳旨於必甘良

玉在攻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為先經緯
九區學數為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
廢謳誦寂寥條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食今華夏又
安要荒慕嚮締修東序寔允適時便可式依舊章廣延
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

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
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
立功潛被至德彌闡雖春秋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

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
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覆祭
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梁高祖天監四年六月立孔子廟又詔曰二漢登賢莫
非經術服膺雅道名行立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
罔樹職此之繇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
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乃以
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

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粟其射策通明者即除
為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
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喬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
立學初肩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不就乃詔
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尠聞好事吾
每思弘獎其風興言為嘆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
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候
來秋所望賁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

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名以聞副其勞
望又曰比議學者殊為寡少良繇無復聚徒故明經斯
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
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肩子
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七年正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
繇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
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

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教
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又云是年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屈輿
駕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
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此

九年三月車駕幸國子學臨講賜祭酒已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再幸國子學策試胄子

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
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

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
雲集於京師

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叅軍一
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
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敬帝太平二年正月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
光素業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
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

而泗水餘波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嗣續殲滅敬神之寢簋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侯并繕廟堂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守

陳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以兼從事中郎孔英為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後主至德二年十一月詔曰宣尼誕膺上括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

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而梁季湮微靈
寢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愴息今雅
道雍熙繇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
修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桂棟咸使維新芳馨
潔漉以時饗奠

十二月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
卿士

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八月移雒陽漢魏石經于鄴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板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立於學館外州太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山南東道節度揚師厚進納趙匡
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命師厚
進焉

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
天下見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
直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

崇釋老

司馬遷之序六家談大道之要其論詳矣自竺乾之典

流于中夏述苦空之旨顯悲濟之用奉其教者又豈勝
道哉江表之世崇尚斯篤乃至增建淨刹講求梵譯度
桑門之衆申血食之業營齋造像極其信向而玄元之
訓亦資演暢東魏北齊暨于朱氏何莫繇斯也已其或
冥符玄感神期昭合盼嚮之應非可度思若乃殖衆德
之本以濟於仁恕洞無為之妙以臻于清淨斯固有助
於治者也

吳大帝赤烏十年西域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

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
摩騰空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
引見僧會具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
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於是江東初
有佛法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
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
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

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孝武帝孝建元年率羣臣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會侍

中袁愍孫

即袁粲
舊名

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尚書令何

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帝帝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

竝免官

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閤謀反帝因是下詔
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竝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

此制竟不能行

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刹七層
帝欲起十層不可分立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
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
通直散騎侍郎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
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有何功德尚書令袁
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以舊恩俄復召入帝頗好玄理以周顒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
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

南齊武帝時王奐為將軍欲請車駕幸府帝晚信佛法
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為斷殺事不復
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欸爾也

梁高祖入監十六年四月初去宗廟牲詔曰夫神無常
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存
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

座議以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鈞等叅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餅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餅卽禮為乖請加熬油萹羹一餅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清淨饌自是訖於臺城諸

廟遂不血食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

十月己酉設四部無遮大會僧道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

二年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

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為四部衆
說大涅槃經義迄于乙卯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為四部衆說摩
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迄于十二月辛丑

五年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
般若經題迄于己丑

大同元年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四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

二年三月戊寅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碍法會

十月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大會

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設無碍大會

八月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癸亥詔以東治徒李裔之降如來真形舍利
大赦天下

五年扶南國王遣使貢獻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

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時經云我昔在宮沫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故能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鉄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兵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重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第得活可作沙門雖下齊城丹陽會稽竝有

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
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遠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
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
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繇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
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有一碑有鉄函函
中又有銀函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枝髮
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
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為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
土四尺得龍骨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
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碑碑下有石函函內有鉄壺以
盛銀柑柑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
函內人有琉璃碗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
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到寺禮拜設無遮大
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
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迴久之乃
當鉢中止高祖問大僧正惠令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惠

令苓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歸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遮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矚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遮大會監二舍利塔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小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下兩塔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勅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賑麩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恠令人於光處俯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竟

牽車至寺惺因留像至寺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
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
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
施像足宛然會合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
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
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歷二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惺
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
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在
五人當其夜俱夢見像已出江東為惺所得乃送此五
僧至寺惠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惠
遠曰若能令像放光迴身西向乃可相許惠遠便懇禱
拜請其夜像即轉座放光迴身西向且便許模之邊跌
光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永跋摩識之云是
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
側數百家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迴閣等窮於
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僧繇運手繇丹青之工

一時
冠冕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駕出同泰寺省講金字三會

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會

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帝升光

嚴殿講堂坐師子座講金字三會經帝素歸心釋教每

發誓願嘗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朕身代當

帝尤長
釋典製

涅槃大品淨名惠會諸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
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願學四部聽衆嘗萬餘人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辛卯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為執經

後梁宣帝譽好學善屬文尤長於佛義著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初譽以岳陽王鎮荊州甄玄成為譽中記室叅軍掌書記頗叅政事後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者送之於譽譽深信佛法嘗願不殺誦法華經人云玄成素誦法華遂以此獲免譽復見之嘗曰甄

公得法華經力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月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
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齋故僧統法獻於烏
纏國得佛牙嘗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為攝山慶雲寺
沙門惠興所得惠興將終以屬弟惠志及承聖末惠志
密送于帝至是乃出

二年十月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甲子輿駕幸莊嚴寺設無遮大會捨乘輿法物

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設無遮大會於太極前殿

後主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設無遮大會

東魏孝靜帝時杜弼為通直散騎常侍從高歡于晉陽
歡命弼奉使詣闕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
值奏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釋學聊有所問
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二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
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

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寬愜既別
非二而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
寬非愜詔又問曰既言成寬成愜何得非寬非愜若定
是愜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愜故能成寬愜所成雖
異能成常一帝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
帛一百匹後四月八日帝集名僧於顯揚殿講說佛理
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竝侍
法筵勅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詔玄都僧達及僧道順

竝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
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之

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為天下平寺世宗以來至
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銀僧獻
道晞僧深惠光惠顓法官道長竝見重於當世自魏有
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
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猶
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

之極自中興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起大莊嚴寺

武成帝河清二年五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建造大總持寺

八月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

後主天統二年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赦降囚徒

五年正月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為觀諸州紫極宮皆為老君廟又泉州寺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甲經律此僧自壯歲西遊及還已耄矣既遇新朝又傳佛教亦聖德之所感契

六月改耀州報恩禪院為興國寺

九月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
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
名玄章隱言賜紫衣

二年六月邕州奏鑊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
衣

八月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為真聖觀

三年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
勅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

四年正月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

五年二月泌州置善護寺

乾化元年六月詔修天宮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竝乞賜紫衣可之

二年夏文武官竝詣佛寺為皇帝設齋命閤門使李元持香合賜之又中書奏為皇帝於長壽寺啟消災道場末帝龍德初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

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
比試藝術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
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奏聞今後有關方得
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
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
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諸道僧正竝廢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